

## 至爱亲朋

## 在父母的关爱中成长

□卫文英

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,我出生于自家土炕上。那时候没有钟表,父亲听到“哇哇”的哭声,抬头望了望天,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下:“儿子出生于1968年7月14日,农历戊申年六月十九,太阳升起一竿高时。”

多年后,我上网百度得知,太阳升起一竿高应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。正是从那一天的那个时辰开始,在父母的关爱下,我像早晨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朝气蓬勃、健康成长。

当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拉扯到三四岁的时候,对我的启蒙教育开始了。他们都是庙前中学毕业,同一个年级的三好学生,毕业后有媒人上门一说,便组成了家庭。父亲能写会画,多才多艺,毕业后被夏县教育局聘为民办教员。可惜的是,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,他没干多久就被辞退了。父亲并没有心灰意冷,他和母亲相信时代总会发生变化,知识会改变命运。

我的学前教育是在两种场合下展开的,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方式。为了方便照看我,父亲主动向队里申请了掏大粪的活。这活又累又脏,每户人家的茅坑快满时都要及时掏干净,再运送到地头的粪池里。运粪车是辆小平车,车筐上用铁丝绑着三根木棒,木棒两端钉着长长的铁钉,可以挂六个装粪便的瓦罐。父亲在平车的左前方给我固定了个座位,垫上母亲缝制的小棉褥子。父亲在送粪的路上,要么教我唱儿歌,要么给我讲故事,什么“小白兔吃青菜,两只耳朵竖起来,蹦蹦跳跳真可爱”啊,什么“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”啊……我懵懵懂懂地听着,咿咿呀呀地学着。苦中有乐,粪便散发的味道似乎也变淡了。

另外一个场合就是在家。父母把他们结婚照相框后面的三合板取下来做成小黑板,教我上面写阿拉伯数字、拼音字母及汉字。他们不厌其烦地教,我饶有兴趣地学,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不时传出朗朗的读书声……父亲兄弟几家共住的四合院多了些书香味,我幼小的心里撒下了知识的种子。

小学知识完全在父母掌握的范围,每到晚上收工后,父母就会辅导我作业。遇到难题,他们不会直接给出答案,而是循循善诱、由浅入深地启发,我从头脑一片空白,到沿着逐渐清晰的小路被带进芳香四溢的百花园,在恍然大悟的快乐中摘取果实。一盏散发着橘黄光的油灯,把他们慈爱的面容投影到墙上,简陋的小屋里充满了温馨。靠着上课认真听讲,在家里父母认真辅导,我的成绩总排在全班前三名,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县重点初中——鲁因初中。

鲁因初中离家十余里,我是全校年龄最小、个子最矮的男生。那时候没有学生灶,每周回家一次,返校时要背够六天的干粮,三四十个馍和一罐头瓶咸菜。父亲在家时是父亲送,父亲不在家时是母亲送,基本上每周都要徒步送我。他们背着沉重的干粮,拎着沉重的书包,和我一路走,一路聊,叮嘱我要刻苦学习、注意身体,还总讲些有趣的故事。走过三载春秋,我考上了夏县高中,父母便凑钱给我买了辆自行车。初中和高中知识,父母就辅导不了,上

自习也在学校,主要靠自己问老师、刻苦钻研。读初高中时,他们每周会从家中挤出五毛或一块钱,让我买辅导书、课外书,开阔视野。那时候书价也不贵,一个月下来我都会买两三本,同学们挺羡慕,自己也很开心。我喜欢摘抄好文章和句子,周末回家或假期里就请父亲在摘抄本上配画。父亲会根据内容的不同,用钢笔勾勒出山峰、溪水、飞鸟、蝴蝶、竹子、牡丹等,活灵活现,煞是精美,一下子便让文字生动起来。

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,父母比我更高兴。虽然那时家里还不宽裕,但他们还是把亲戚朋友邀来安排了酒席,给我置办了两套新衣服,请本村一个木匠做了个桐木行李箱。父亲在箱上画了高山、青松和雄鹰,仔仔细细油了两遍漆,告诉我知识积累要有大山的厚重,做人要有青松的品格,将来到社会上才能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。

送我去太原的列车上,有乘务员问我们去哪里,父亲得意地说送孩子上大学,还掏出录取通知书让大家看。在校待了一天,父亲转遍了学校的角角落落,临走时对班主任说:“文英年龄小,没出过远门,费心老师多照顾。”年轻漂亮的张老师笑呵呵地说:“大叔,把孩子交给学校您就放心吧,我们会管好的。”父亲给我留下5张10块钱,便挤上去火车站的公交车,透过窗户不停地挥手:“回去吧,文英,专心学习,别想家,把自己照顾好!”我眼泪不由自主地簌簌往下落,父亲的眼眶也湿润了。以后每周我都会收到父母写的信和15元汇款单,字里行间嘘寒问暖,叮咛与期盼交织,朴实无华的语言流淌着浓浓的爱;钱或许不多,但在当时农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不知道父母是如何节衣缩食,流了多少汗水从土里刨出来的?

我家兄妹三个,负担重。为了供我们上学,父亲总是想方设法把家里的经济搞上去。为此,寒风凛冽的大冬天,他到运城盐池拉盐,手脚冻得红肿起疮,满脸晒得乌黑,布满皴裂的伤口。一次,他从家里骑自行车往盐池去,或许是走得急没休息好,竟眼前发黑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,不知过了多久,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,抢救了一天一夜方才脱离危险。为此,父亲到方圆十几个村给人家油漆家具和门窗,早出晚归,有时候就睡在主人家里,靠日积月累赚些钱。为此,父亲骑自行车带着筐篓到各村收废铁,然后卖到公社废品收购站挣点差价,后来政策允许,就在家开了个收购点,攒满一车后,就运卖到洛阳一家钢厂。

父亲在外奔波的时候,家里的一切活都落在了母亲瘦弱的肩头。她自小患有慢性支气管炎、类风湿关节炎,不能湿水,不能干重活。可她上地、挑水、磨面、拉土样样都干,更别说养鸡、喂猪、洗衣、做饭、纳鞋,一双勤劳的手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,把孩子们的衣服洗涤、缝补得干净整洁。因为过度劳累、经常湿水,母亲的病日渐加重,慢慢发展成肺气肿、肺心病,走上一小会儿就喘得厉害,曾经三次紧急住院。母亲的十根手指严重变形,扭曲得不成样子,那是给予了子女春风般温暖,抚育我们长大而变得苍老的藤蔓啊。

父母不仅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大支持,在做人方面也毫不含糊。

我小学二年级时逃过一次学,老师告知家里,父亲气得一巴掌拍在我身上:“娃呀,你五叔当时都不能考大学,你能进学校多不容易,一定要珍惜机会,好好学习,不要让我和你妈失望。”

五年级时,老师讲扇子的功能,说了句顺口溜:“扇子有风,拿在手中,有人来借,等到后冬。”回到家我便把这话写在扇子上,父母发现后一顿教训:“你爷爷奶奶、亲戚朋友、老师同学都不能借用一下吗?做人可不能太自私了!”

还有一次去割草,我偷懒耍滑,用几根树枝插在柳筐的上半部,这样变成一个浅筐底,割了少半筐却好像满筐似的。回到家原想直接倒进猪圈不让父母发现,没想到母亲正好从屋里走出来,从我手里接过筐。真是弄巧成拙、自欺欺人。母亲给猪喂草时,露了馅,她很生气:“孩子呀,你啥时候变得不老实了?你要记住,诚信是做人的根本,下次不能再这样了。”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企上班,通过自身努力,入了党,提了干,父母就常念叨:“你能入党提干,这是全家的光荣啊。你一定要干干净净做人,不能有贪念之心和出格行为,否则就是毁了自己和家庭,丢不起那人呐。”严父慈母的谆谆教诲和殷殷期待,是精神上的关爱和恩情!

无论是在外求学,还是在异地工作,每每想起自己从呱呱坠地、健康成长到接受教育、成家立业,一路走来,风风雨雨,倾注了父亲母亲无数默默的付出和温暖的心血。如今,母亲已经病逝,父亲已是耄耋老人,我也迈入知天命之年,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父母的关爱和恩情我会永远牢记在心,吸取曾经的教训,校准人生的轨迹,不断塑造踏实、正直、诚信、善良的品格,珍惜机遇,不负时光,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

## 暖心家事

□牛雅文

有一回,见母亲长叹一声:“老了——刚锻炼一会儿,就累了……”

“谁说您老了?”我顺口把话茬儿接过来,“那天在广场上,我还听咱们小区的几位大妈羡慕您走起路来轻松自如、风韵犹存呢!”

“是吗?”母亲刚刚低落的情绪,一下就被我这句话给调动了起来。

之后,只要母亲心里有事,不但愿意主动向我讲,还时常与我比美呢。久而久之,我们母女俩就成了小区里的一对“姐妹花”。

还有一回,母亲一激动,噙不住的口水流出来了,见状,我情不自禁地惊喜道:“这不是我小时候晶莹剔透的露珠吗!”“你真是这么想的?”母亲问得极认真。

“是啊!”我实话实说,“爱是个轮回,您在我小时候是怎么开心的,我现在就是怎么开心的。”一句实话实说,让母亲的许多后顾之忧荡然无存。原来作为女儿,随时接纳母亲的衰老就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呀!我忽然发现。

每回视频通话或者休假回家,母亲就向我唠叨个没完。一会儿向我汇报她刚学会支新舞,一会儿又向我讲起她下乡时的励志故事,像是奔腾的小河水,“哗啦啦”地收都收不住。每到此时,我就像个捧哏演员,总是把母亲的故事捧得跌宕起伏。不止一次,母亲问我:“你真不嫌我烦?”我随口答:“妈妈的幸福唠叨,我可爱听呢!”“这话听起来咋这么耳熟呢?”母亲笑咪咪地问我。“因为儿时我在作文里就是这样写的呗!”我们母女俩的笑声,顿时在屋里回荡。

有一回,一旁做作业的侄儿问我:“姑姑,你和奶奶在乐啥呢?”“我们在乐我小时候和你奶奶的幸福故事呢!”如此一来,母亲觉得自己既有了一个懂她的女儿,又多了一个与她志同道合的“闺蜜”,还有一个可以互相倾诉的乐伴儿,不但觉得孤独,而且对当下的生活充满了期待。你说母亲能离开我这个随时捧着她的女儿吗?

是啊,我给母亲的是小小的呵护,母亲感受到的却是大大的幸福。母亲陪我慢慢长大,我陪母亲渐渐变老。岁月静好,愿我的母亲未老。



## 我「捧」母亲幸福多